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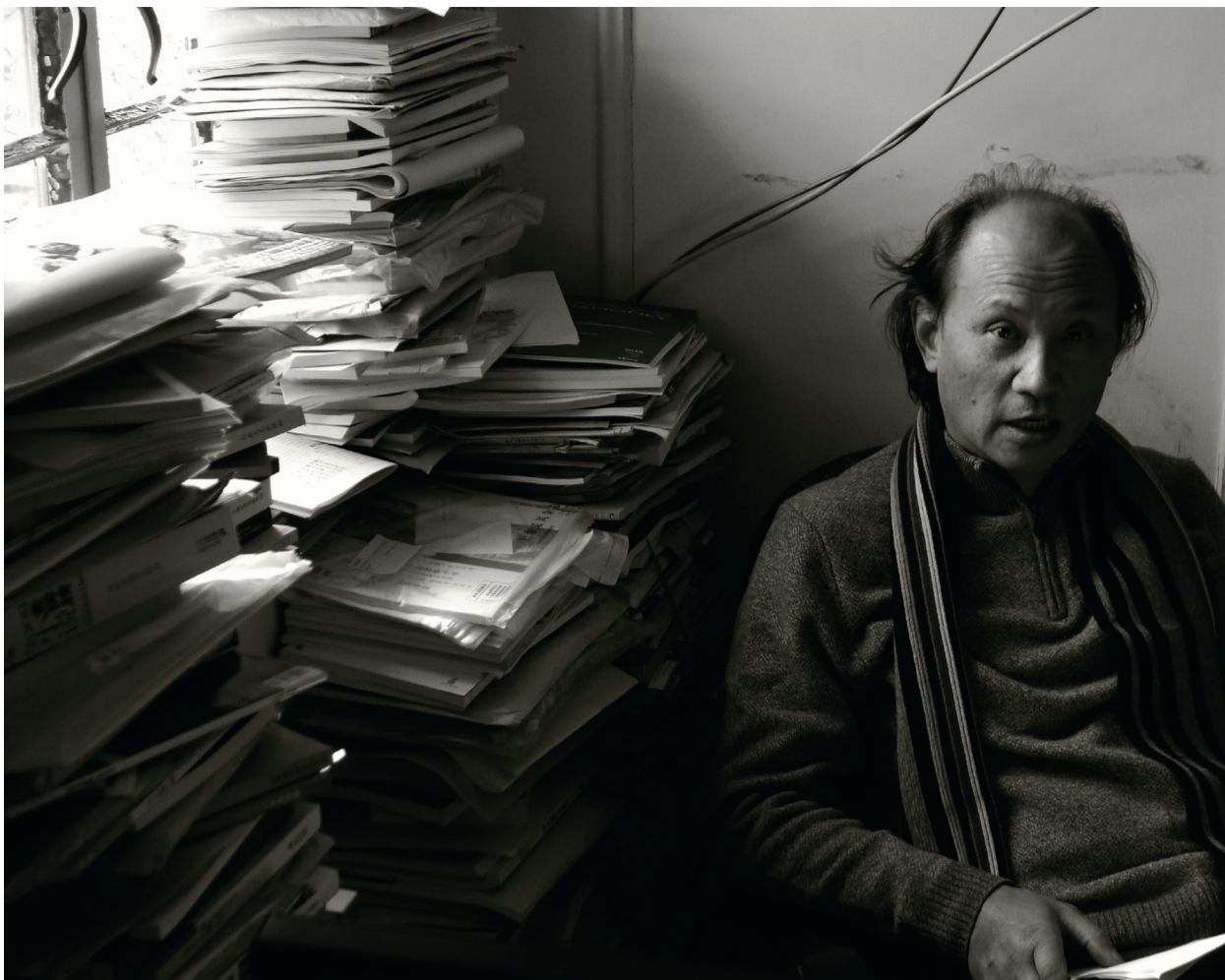
## 绵绵无尽的时空地图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父母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看老相册，旧影纷繁，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直至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金宇澄把这部分内容整理成独立的一章，加上记取父辈的非虚构长文，起了做新书《回望》的念头。而书中的第三章，则选择用母亲的视角和语气讲述。按照作家小白的说法，这本书像变成了有三个作者，金宇澄是在后面掌舵的那一个。

《回望》中不同时间的视角与不同来源的材料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对照的关系，补充、引证、互文使再现变成了一种重述，甚至冲突的部分都被金宇澄刻意保留了下来，让局部的不一致构成“言说与记忆”的交错状态。尽管有留白和缺失，也足够精彩了。小白评价金宇澄的作品在文学性上“往近里说有一点像鸳鸯蝴蝶派，远一点像明清的小品小说，再远一点，像唐人、宋人轶事，尽管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都成了奇闻轶事”。回想起那部满纸沪语、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繁花》，何尝不是如此？随着人物在地域间的行走，市井的都变传奇。

金宇澄自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凭着兴趣和钻研写作。被问及未来计划，他却笑称自己不是个有计划的人。一直以来，金宇澄只写能够握在手中的地图，尽管自己所知的注定只会是局部，记录仍然是一次留取样本的行为，意义在于为了存在的证明。

正如书评人萧耳所言：“想来这部作品是老金生命中必须要完成的。他热爱文学、坎坷受难的父母恰好有这么一个作家儿子，这样第一手的中国人的个人史才得以浮出水面，才让我们看到一个化名维德的男子从黎里小镇出发的一生，一个叫姚云的上海女子在时代中飘摇的一生，看到了可以长歌当哭的现代中国的滚滚车轮，看到悲喜着的渺小众生。”



# 金宇澄 留住历史的轻烟与飞尘

【文/张晓雯 图/钱东升、受访者提供】



生活周刊 × 金宇澄

## 历史的远去与回响

Q:《回望》成书的契机是什么？

A: 90年代写我母亲的旧文章都用的是我伯父伯母的名称，因为我父亲不愿意，不许我写他。父亲过世后，我把这些文章拿出来稍微修改了下，把人名换掉，为了纪念，放在《生活》杂志发表。后来《收获》的前主编李小林找到我，说正好有个抗战70周年的专栏，相信有很多内容可写。这样一来我就去看父亲的材料、留下来的信件，在《收获》发表了一篇4万字的非虚构。同时，我母亲照片比较多，影像丰富。她像那种很典型的上海女人，能看到她怎么一步一步经历时代的变革，慢慢变老。父亲的那篇写完后，我觉得不如把它们合在一起吧，这时才开始有做整体一本书的念头。

Q: 他们那一代人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A: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紧贴时代，时代是什么样子他们就是什么样子，反映在他们的生活里。但人往往都只看着自己的时代，我们把自己的时代分得很清楚，却看不清他们也是一个一个五年、一个一个十年这么过来的，久了以后，时代的特征慢慢相互粘连在一起。我一直讲一句话，历史书翻一页就是几百年。看得很清楚，是因为我们活着；等我们离开了，它又粘合在一起。这中间如果能够记下一些东



西，它就是展开的，不会像一般的历史书写那样一笔带过。

Q: 除了记录历史的宏观价值之外，给你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A: 慢慢了解他们，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产生的隔阂往往是因为并不了解。少年时代每个人会跟别人说我爸爸是干嘛的，但是我不知道。母亲有过很多照片，但是作为下一代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照片的时序，我让她整理剪贴在一本大本子上，做解释说明，才发现父亲这一章和母亲这一章与他们的性别挺相契，我母亲谈得很仔细，经常会谈内心的感受，而且每一个时间段都写得很清楚。特别有意思的是，她随着时代的变化，去到工厂，甚至去做农民，都是我原来不知道的。当事人已经不会说话了，或者他说的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但材料还没离开，材料是最能说明一切的。那时是书写的时代，书中也附了很多信件。

## 难以定位的日常传奇

Q: 书中有一个“反转”故事给人印象深刻，讲父亲的老同学家中发生的一起人伦畸乱事件，没想到丑闻主角

也有进步的一面？

A: 我父亲的笔记里写过两遍，我是根据他的笔记改写的。记得那天晚上将近凌晨3点，我把这个故事改写完后，手里拿着他的笔记，笔记本里滑出来一张小纸片。他两次写笔记都是在80年代，字迹还很硬朗。我一看这张小纸片，字已经很无力了，说明年纪大了，是他90多岁过世前两年写的。上面讲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和女主人有染，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而后父亲居然在一本书里发现这个人曾经帮助过我们党的一个工委书记躲避敌人，其实他是革命的同路人。我当时在《收获》写这篇文章时，起名叫《时光对照录》，指材料和正文做对照，父亲好像完全知道我现在在干嘛一样。这个故事也说明，从文学观点上，是没有好人坏人之分的，好中有坏，坏中有好。



金宇澄《回望》现场照